太祖高皇帝

一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帝王創業垂統傳之無窮非獨世德茂也蓋亦有典則之貽焉其運之一心播爲成憲恆足以示道揆於子孫昭法守於臣庶盱衡千古載籍具存夠其爲大聖受
命而興者乎皇哉何規模之弘遠也我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弘文定業高皇帝靈承休命誕受多方經綸於
天造草昧之年締構於王業艱難之日除

殘伐暴度越漢唐順天應人絜隆湯武所以茂弘風教宣暢聲靈振舉綱維恢張疆宇者勒諸蘭臺之上布在方策之中駿烈鴻猷粲然明備矣若其攄詞爲典播告成經建邦立國之模戰勝攻取之略化民成俗之務用人行政之方靡不道合樞機理取體要有非臣鄰所能悉覩黎獻所能盡傳者不有成書何以彰

聖謨而答光訓乎朕紹庭繼緒志切覲揚因命

儒臣分類編輯爲目二十六爲條九十有
二總爲
寶訓四卷浩浩乎乾包坤負之大皇之墳也秩
秩乎民彝物則之常帝之典也以紹心法
至中也以握化原至正也以迓
天眷至順也以垂後昆至裕也率而循之欽承
而無斁之所以卜有道之靈長緜無疆之
曆服胥於是焉在奕世子孫尚其克念
祖武永永勿替也哉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

太祖高皇帝聖訓序

朕惟神聖首出濟世覺民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統而有之蓋仁義中正之極定於厥躬布諸紀綱爲巍巍之帝業頒諸誥令成洋洋之聖謨文教彰明覃被海宇炳乎如日月之照臨窮天地亘古今而莫不仰焉於戲盛哉洪惟

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體肖二儀量包六

合應期受命肇建丕基叶雲雷以展經綸
法四時而宣教化六師順動九有輸誠拯
生民於塗炭之中轉宇宙為平成之運當
是時締造維新規模盡善武緯文經萬物
咸覩亦既布在方策傳信億年矣乃若心
通造化道綜百王吐詞成經發聲為律闡
貞一之旨明至善之宗論聖學則以正心
修身為先辨君道則以求賢聽言為要昭
晰乎

上天降監之原無念不將之以敬畏申儆乎君
臣契合之誼每事必體之以公誠以至班
朝治軍明刑制用靡不敷陳至理約而該
覈而不厭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我
聖祖嘗命儒臣編輯
聖訓四卷類聚條分燦然明備朕紹膺統緒追
契徽猷口誦心惟匪伊朝夕仰見義藴之
淵閎典章之畫一庶政之周詳直與帝典
周官同其廣大顧金匱石室之藏廷臣無

由得見是用敬加剞劂宣示萬方俾我子孫臣庶率而循之世世罔斁奉之蒞政可以致治保邦準以淑躬可以儆心寡過蓋一時之制作而萬古之世道人心胥賴焉非甚盛德其孰能及此乎謹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目錄

卷一
敬天
聖孝
神武
智略
寬仁
卷二

鑒古
賞功
昭信
誡逸樂
謹嗜好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目錄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一

敬天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即天之子也貝勒諸臣即君之子也民即貝勒諸臣之子也君以父事天敬念不忘克明厥德仰承天錫丕基則帝祚日隆貝勒諸臣以父事君敬念不忘勿懷貪黷之心勿爲姦慝之事以公忠自効則

爵位常保民於貝勒諸臣敬念不忘遵守法度勿萌姦宄勿行悖亂則身無禍患如君受天之佑以爲無與於天曰此我才力所致也遂不勤修治道措注失宜天若譴之移其國祚能自守天位乎貝勒大臣受君之恩以爲無與於君曰此我才力所致也心懷姦慝恣行貪黷君若譴之褫其爵位能自保身家乎至於民不遵貝勒大臣約束而行姦宄悖亂之事必致獲咎而禍患隨之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天欲平治天下而立之君爲君者若不修明制度永奠邦家豈天之立君止爲一身安富逸樂耶君欲經理國事而任之臣爲臣者若臨事之時不能勤敏恪愼殫心厥職豈君之任臣止爲汝一身富貴耶觀此則君於天錫基業敬以承之舉忠良斥姦佞日與大臣講明治道以致皇天眷佑人民悅服如古所稱堯舜禹湯文武以及金世宗諸令

主休譽著當時鴻名傳後世孰有善於此耶人臣身秉國鈞因循從事不能申明教令誡諭羣下則無知之民罹於法者必多若各盡厥職明法度以訓國人使不罹於刑戮則君心嘉悅眷顧日隆如古所稱臯陶伊尹周公諸葛亮魏徵諸臣生膺顯爵沒垂令聞斯於臣職爲無負耳

天命六年辛酉正月甲申

上率四大貝勒及台吉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

格岳託等對
天地焚香祝曰
天父也
地母也今以暴國肆虐奉命徂征其烏喇輝發
哈達葉赫同一語音之國已蒙垂祐悉以授
予既而征明又得撫順清河開原鐵嶺諸城
及明四路來侵盡殲其衆無非
天地之默相也吾所禱於
皇天后土者吾子孫中縱有不善之人俾勿同

氣推刃開戕害之端其不善之人惟天誅之
若不俟天誅存心戕害
天地鑒之奪其算無克永年或於昆弟之中有
所行悖亂者不忍傷殘以義理所在殷勤敎
誡感格愚頑使自悔悟
天地其眷顧之神祇其呵護之願我子孫祚永
百世以及萬年用玆虔告尚其無咎旣往鑒
乃來玆

四月壬申

上諭諸貝勒曰國君與貝勒聽斷國事皆知以至公爲貴至於已之所行或有明知其非猶强以爲是者盡亦如聽斷國事以非者爲非是者爲是也惟能處以至公絶無私念乃爲天所佑天果佑之必昌其子孫綿其福祿降以神智之嗣寧有神智之嗣或致失德者乎若獲罪於天則所生之子必昏庸者流以昏庸而繼大業不致敗亡者未之有也

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天之所命俾爲帝王膺圖籙柄國政其守此丕基也如置瓦器然必求其安夫器置之安則安置之危則危儻致缺損庸可補乎若將天錫丕基時時敬念兢兢恪守斯神器永奠大業弗墜不然肆意驕縱上干天怒隕墜厥緒豈復能祈命於天哉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侍臣曰天地法象雖高遠難窮而理則貞而一也故能使日月運行風雨調順四時不

違其序化育萬物生生不已嘗思前人得失
之故不甚相遠如在目前行善而得行不善
而失往跡固昭然也誠勤於觀覽廣加咨詢
惡者戒之善者從之則貞一之理備於厥躬
卜年卜世建無疆之休不難矣
聖孝
天命九年甲子四月甲申
上以遼陽既定建都東京奉移
景祖

顯祖諸陵安葬於東京之楊魯山設太牢焚楮
幣
上詣
二祖陵奠酒行禮祝曰吾征明復
祖
父仇已得遼東廣寧祇移
寢園永安斯土惟我
祖
考仰達

天地垂福佑焉

神武

癸巳九月

上聞葉赫哈達烏喇輝發科爾沁席北卦爾察朱舍里訥殷九姓之國合兵來侵以我軍夜出恐驚國人傳語諸將旦日啓行遂安寢明日出兵至拖克索地

上立渡口誡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天命不然身先拘縶難以奮擊

我兵輕便破敵必矣衆如命時敵兵甚多衆
聞之色變
上曰爾等毋憂吾必不疲爾力俾爾苦戰惟壁於險隘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則四面列陣以步軍徐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其爭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彼衆自潰我兵雖少奮力一戰固可必勝耳及接戰大破敵
衆均如

上諭

上以烏喇國背盟親率大兵往征之時烏喇貝

癸丑正月己未

勒布占泰率兵三萬越伏爾哈城而軍

我統軍諸貝勒大臣皆欲戰

上諭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搴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貝勒諸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

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故緩也爾衆
志旣孚卽可決戰因命取鎧冑被之復
諭將士曰儻蒙
天眷祐破敵衆卽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
乃進兵指揮將士比接戰親馳衝入大
敗烏喇兵遂滅其國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辛丑
上頒訓練兵法之書於統兵貝勒諸臣其辭曰
凡安居太平貴於守正用兵則以不勞己不

頓兵智巧謀畧爲貴焉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幽邃之地毋令敵見少遣兵誘之誘之而來是中吾計也誘而不來即詳察其城堡遠近遠則盡力追擊近則直薄其城使壅集於門而掩擊之儻敵衆我寡勿遽近前宜預退以待大軍俟大軍既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決進退此遇敵野戰之法也至於城郭當視其地之可拔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儻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不勞兵力而克敵者

乃足稱爲智巧謀畧之良將也若勞兵力雖勝何益蓋制敵行師之道自居於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出甲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各隨牛彔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訊之甲喇額眞不以所須法令誡諭於衆罰甲喇額眞及本牛彔額眞馬各一匹若諭之不聽即將梗令之人論死甲喇額眞及本牛彔額眞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不

能則勿受蓋委任者之意非止爲一人如不
勝任而强受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
率千人者千人之事敗矣國家之事莫大於
此至於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爭先競進一
二人輕進必致損傷被傷賞不及縱殞身亦
不爲功迨列陣已定爭爲先登以陷城者方
錄其先進之功其先登陷城者馳告固山額
眞俟環攻軍士四面竝進城陷然後固山額
眞鳴螺俾各路軍士聽螺聲一時竝進

天命四年己未三月甲申朔明總兵杜松劉綎李如柏馬林等督兵二十萬分四路來侵辰刻我國西路偵卒以明兵出撫順關馳告而南路偵卒又以明兵進董鄂境馳告

上曰明兵之來信矣我國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人其南路兵來卽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所西來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

足患矣卽於辰刻發兵大貝勒代善先行諸
貝勒續至界凡見我國築城夫役及兵
四百據吉林崖時杜松結營撒爾湖山
而自引兵仰攻我兵四大貝勒等議曰
吉林崖巔有防衛夫役之兵四百人急
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
翼四旗兵夾攻之其撒爾湖山之兵則
以左翼四旗兵備禦焉兵既往
上至問破敵策四大貝勒以前議告

上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今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四旗兵合先破撒爾湖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凡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二旗兵遙望界凡明兵俟我軍自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幷力以戰於是合六旗兵進攻撒爾湖山不移時大破之而所遣助吉林崖之軍自山馳下右二旗軍渡河夾擊界凡山麓明兵又大破之又破馬林兵於尚間厓又破劉綎兵於阿布達里岡李如柏遁去

智畧

甲申四月

上警悟軼倫臨機應變倉卒合度嘗夜寢聞戶外有聲披衣潛出伏烟突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逼忽有電光照見遂擊仆擒之近侍洛漢請殺之

上念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爲難儻加兵於我我衆寡不敵奈何乃佯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果以盜牛應洛漢又曰誑言也實欲害

吾主殺之便

上不許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

甲申六月初我國攻取董鄂部數寨至

是董鄂部諸貝勒因我國與哈達有郤

欲乘機來攻會其部內亂

上聞之與衆計曰董鄂部內亂宜往攻衆諫曰

兵未可輕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儻有失

奈何

上曰我不乘機先發儻彼復和好必加兵我矣

衆皆曰善

乙酉二月

上畧界凡寨回兵有撒爾湖界凡東佳把爾達四寨部長合兵追襲其部長訥申把穆尼從步軍中疾馳而至

上單騎回擊斬訥申復射斃把穆尼追兵逡巡猶不退我軍士曰馬疲甚柰何

上曰爾等下馬步行佯以弓弰拂雪爲拾矢狀徐引馬過嶺予伏此爲緩敵計軍士既行乃

率七人爲伏

上露冑而立追兵疑有伏不敢進

上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壬子十月

上征烏喇國旣克其六城兩軍相持河岸衆貝

勒請渡河攻其所居大城

上諭曰汝等毋作此浮面取水之議當爲探源

之論耳譬伐大木豈能遽摧必以斧斤斲而

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

舉取之能盡滅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為主無民何以為君乎遂率師毀其六城而還

天命四年己未六月辛酉

上既克開原城

諭貝勒諸臣曰吾等勿回都城築城界凡治屋廬以居牧馬邊境勿渡渾河何如貝勒諸臣議曰不如還都近水草息馬濃陰之下浴之飼之馬乃速壯且使士卒歸家繕

治兵仗便

上曰此非爾所知也今六月盛夏行兵已二十日矣若還都二三日乃至軍士由都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炎蒸之時復經遠涉馬何由壯耶吾居界凡牧馬於此至八月又可興師矣遂駐蹕界凡令軍士盡牧馬於邊

天命八年癸亥五月乙未台吉阿巴泰等破蒙古回兵

上出城迎之行四十里遇於古城堡南宴勞畢

會雨
上曰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
落合則成兵其散猶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
時我當躡而取之耳
寬仁
甲申九月
上攻甕郭落城城中有鄂爾果尼及羅科皆射
中
上創甚還兵創愈後率兵攻克之獲鄂爾果尼

及羅科諸臣請誅之

上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爲其主乃射我今爲我用不又爲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於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乃擢鄂爾果尼羅科爲牛彔額眞統轄三百人

癸巳九月

上旣破九國之兵生擒烏喇貝勒布占泰

諭之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天厭汝等昨

已擒斬布寨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汝
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
勝於取人遂解其縛賜猞狸猻裘豢養之
辛丑正月
上旣從明萬曆帝言命哈達貝勒孟格布祿之
子吳爾古代復主哈達國後哈達饑乞
糧於明不與各鬻妻子奴僕易粟而食
上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
遂仍收哈達國人豢養之

天命三年戊午四月壬寅

上旣發兵征明

諭諸貝勒大臣曰此兵吾非樂舉也實因七大恨其餘小忿不可殫述凌迫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其死若歸順者愼勿輕加誅戮

天命四年己未七月丙午

上旣擒蒙古喀爾喀部落貝勒介賽

諭貝勒大臣曰我畜介賽於此而殄其兵彼所屬軍民畜產恐爲他貝勒攘而取之不如縱所擒百四十八人還國便遂遣之

十月辛未察哈爾林丹汗遣使康喀兒拜虎齎書至書中語不遜貝勒諸臣怒欲斬其使

上諭諸貝勒大臣曰爾等怒之是也吾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與焉遣使者罪耳姑留使者俟遣歸時吾亦有以報之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一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二

論治道

天命元年丙辰正月癸酉

上諭貝勒諸臣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天降禎祥休和洊至果秉志公誠勵精圖治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爲協應爲人君者不可不秉志公誠而去其私也蓋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

私則庶事咸理而底於有成撫有大國者能以公誠存心建立綱紀教養兼施則天地神祇必交相感應而羣方亦莫不愛戴以之均平邦國臻於帝王之道無難矣且修身與齊家治國其道一也一其心以修身則君德清明一其心以齊家則九族親睦一其心以治國則黎庶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爲治之道惟在君心之一而已

丙子

上諭諸貝勒曰君德明則賢臣悅君德暗則賢臣憂故人君智慮未周必博聞廣覽勤於咨詢然後稱睿哲之主焉若賢臣遭逢盛世翊贊皇猷俾朝廷聲教施當時傳後世皆以忠誠之心爲之有嘉謀讜議無不盡言其視家國如一體然始可質諸天地而無慚矣蓋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公忠誠而敏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戡定禍亂克奏膚功忠誠自靖凡事皆可勝任也若慈惠而無忠誠

施與必不公平敏達而無忠誠更張適滋紛
擾武勇而無忠誠輕敵寡謀益取敗而致亂
才具雖優每以內鮮忠誠動輒獲咎故明君
治國務先求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

是日

上諭貝勒諸臣曰古者君德克明自九族以至
百姓咸享太平雖治安已奏而仍不敢荒寧
故懋登上理焉蓋人君勤求至治其道不遠
惟在上者誠正宅心則下之狙詐悉化恭讓

持已則下之凌競潛消將風俗醇樸萬邦協
和期進至治無難矣
三月丙子
上諭貝勒諸臣曰爲人君者私意不萌常存敬
畏則其德日進於高明推此心以愛養斯民
公普周徧則無論賢愚皆中心愛戴矣至於
賢能之人舉而用之俾爲貝勒分理庶務貝
勒克自黽勉建立嘉猷以法言訓誡於國使
黎庶之心交相悅服又能承上德意撫輯多

方則向化而來者惟恐後矣以若人而秉國政豈不須明哲於當時傳令聞於後世耶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侍臣曰人皆稱仙佛之善然仙佛雖善而居心不善者不能爲也必勤修善行始能與之相合人君奉天理國修明政教克寛克仁舉世享太平之福則一人有道萬國敉寧勝於仙佛多矣人知鬼魅之惡然鬼魅雖惡遇壽算未盡之人不能害也算將盡始被其祟

耳若人君不道致干戈相尋盜賊蜂起黎民有死亡之憂是一人失德禍及萬方其惡甚於鬼魅矣明萬曆帝罔念友邦興兵搆怨

皇天震怒疆圉淪喪萬衆被戮斯其害豈啻鬼魅耶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從來國家之敗亡也非財用不足也皆驕縱所致耳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金完顏亮咸貪財好色沉湎於酒晝夜

宴樂不修國政遂致身死國亡近日哈達國萬汗聽事不辨別是非富者雖非亦是貧者雖是亦非公斷不行惟尚貨賄故所創基業及身而敗昔我六貝勒原與國君相等因兄弟交嫉攘奪貨財幾致喪亂烏喇貝勒布占泰朕擒之於陣厚加恩恤縱令歸國乃不思報德恃其才力嗜酒妄行遂被天譴國以滅亡今蒙古貝勒不務政事荒廢於酒父因酒殞子復嗜之兄因酒殞弟復嗜之加以貪財

黷貨爭奪無已父子兄弟互爲仇讐國亦以亂凡我子孫若效其所爲躭旨酒溺貨利存心邪辟不敬守基業則覆轍不遠可不戒與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齋明其心以事上帝則多受福祉至於貝勒諸臣翼戴其君亦惟存公平誠正之心而已爲臣者果能矢志忠良與君一體時時誡勉民庶俾改過遷善易俗移風則民從而君必倚任矣所謂忠良者乃

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平時則以忠謀國臨難則以身殉國也君猶日也與天地一體爲臣者果能宣上德意如四時之不忒亦與君合德矣爲君者明爲臣者良則庶事修舉矣又

諭曰從來爲帝王者多矣求其聰明睿知恩溥國人者則少焉譬之麗於天者星辰雖衆而明如日月者無有也

訓諸王

乙卯十一月

上訓諸子衆貝勒曰賢者不尊之顯之則賢者何由而勸不肖者不誅之黜之則不肖者何由而懲毋嗜利而宜嗜義毋好貨而宜好德蓋爲國之道莫貴於德義我自昔行之不怠汝等識之我所以訓汝等者惟此而已

天命六年辛酉四月壬申

上諭諸貝勒曰朕聞之君克承庥艮士彙集父多善行賢子誕生艮士集則君心豫賢子生則家道昌朕著爲訓誡爾等敬識之凡人處

世之道以公爲貴與其皇皇求利不若求此至公之心朕惟至公存心故由愚而智由小而大由約而豐蒙
上天眷命俾主一國可見至公之心良足貴也凡賢良之人其才畧所著猶可及也其至公之心乃不可及若斯人者或爲帝王或爲神
聖天必不虛生之也爲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克勤於國俾其安輯則天錫丕基能永享矣苟或不然天未有不更易者爾等思之爾於

民庶之上置以長僕隸之上亦置以長若所置之人不能統馭其下爾等寧不更易之乎故人之公勤者天擇而命之俾爲國君國君擇而命之俾爲大臣其義一也今後子孫能公誠存心勤勞治政則必荷天佑天之所佑誰能敗之朕聽國家之事是非臧否準以至公未有溺嗜好徇貨利而妄斷者其行兵出獵一切軍國重務必身親其勞罔敢暇逸朕荷

天眷佑良以此也今後子孫若遇勞苦之事憚
爲勞苦不加策勵如之何其可哉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從古以來國君與貝勒未有以
衣食竭盡而敗亡者惟所行恣縱至於敗亡
耳後世子孫於生殺予奪不可不慎凡人陷
於罪者務詳鞫焉倘遇勳舊子孫應死者贖
應罰者免應懲治者則戒飭而寬釋之至諸
貝勒凡有議論諸臣勿隨聲附和當以非爲

非以是爲是直言匡正之蓋我國家有此基業締造維艱當征戰之時如山中熊虎互相噬搏而盜賊充斥如豺狼之遍野又有同氣相殘羣爭交鬬朕收服此輩備歷勞瘁

天地鑒我大公之心俾衆國歸附强者服亂者定耳後世子孫尚其善守之哉又

諭曰凡人雖貴材力勇猛而言詞則以遜讓爲尚機智之人遇敵而後出其計武健之士臨陣而後施其勇不然雖有智勇何所用之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人當困約之時皆有智慧皆能艮善若富厚逸樂遂變易其心焉朕訓誡之辭後世子孫愚者視此書爲泛常則亦已矣若聰睿者視之必如對祖父而見其心服膺而不敢忘也若果守兹訓誡崇尚公道敬承基業勿至墮廢庶永爲國主矣茍不遵訓誡棄公道貴財貨未有不及於亂者凡身危業敗國以喪亡皆由心之弗善也昊天眷佑國

政修舉皆由心之克善也蓋强敵可禦而天
命難違惟勉持公誠以俟天命可也
七月庚子
上諭諸貝勒曰人能立心公誠則婦親其夫下
親其上僕親其主公誠相感善莫加焉若存
心邪辟行事悖亂則婦疎其夫下疎其上僕
疎其主中心乖異何利之有哉爲下者有怨
懟君上之心上雖未及知天已知之爲上者
宅心汙下天必降之罰而君不能爲主矣臣

民其共欽哉勿視天鑒甚遠甘暴棄也朕以至公養人無所偏向如我

六祖子孫有德行者不令隱蔽勇敢者重以賚予論事明敏者錫以嘉名朕存心如此後世子孫有才德者不可高自矜詡聽宗族兄弟共相推舉處富不可忘貧有勇仍須若怯凡於他國毋先出惡言毋先萌惡念蓋惡念易生善行難得語云從惡如崩從善如登可不愼歟

甲子
上諭諸貝勒曰爲貝勒者無事之時宜明其識聽訟之時宜平其心心平則事理得識明則法紀彰二者兼備宣力殫忠綏理民庶致國家太平不難矣
是日
上諭諸貝勒曰國君與貝勒凡於兄弟臣庶視同一體至美衣美食皆無所吝始可稱爲國主若但知自奉心溺嗜欲豈得爲養育民人

主耶爾等各體朕懷公以立心仁以及物親愛篤於家庭恩禮周於臣庶毋但求自便爲也

天命十年乙丑四月庚子

上大宴諸貝勒諭之曰語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孫當孝於親悌於長其在禮法之地勿失孝弟恭敬之儀至於燕閒之時長者與少者居宜藹然相接俾子弟得翕如

和樂以共處少敬其長以誠意將之長愛其少亦以誠意出之毋虛假也昔者我國各分居其地今滿洲蒙古漢人共處一城如同室然若遇卑幼過嚴則卑幼無暇豫時矣物雖少亦當宴會懽聚耳朕所訓示者如此汝等勿違朕言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諭諸貝勒曰天下有何者加於善之上乎又有何者處於惡之下乎爾八和碩貝勒見人

有不善一人非之衆亦同聲指責之則不善者自知其非而順受矣苟衆人不言而一人獨非之彼不善者必以爲此一人者何獨厚責於我也其惡我也若責人者言或未當衆人亦當諫之衆諫當即受勿自慚遂巧飾其非而執辯不已焉

訓羣臣

乙卯五月庚戌

上諭侍臣曰治國家者尚寬大秉公誠乃能傳

世久遠基業鞏固若自恃智力肆行侵奪存心不善所行非道必身罹憂辱運祚衰微理有固然斷乎不爽故人存心公正天錫百福存心邪慝天降百殃人之禍福皆由心造心善則所遇必吉將見聲譽日聞於衆身履富厚位致顯榮心不善則所遇必凶將譴責必加身旣困阨家亦衰落矣夫泥塗之汚尚可洗濯若存心邪慝獲罪於天或遘惡疾以死或觸刑戮以死甚有已死而未盡厥辜者由

此觀之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苟或不然徒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於人視爲一體之謂也能如是必先見知於朋友朋友共稱其善因上聞於大臣大臣上聞於貝勒貝勒上聞於國君上下皆稱其善其令聞且上達於天天亦佑之錫之福子孫悠久世享之矣如是則無往不善安有凶咎哉蓋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天譴

夫蒙天譴而基業傾覆者亦嘗目覩耳聞矣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矣總之人以公正存心生旣獲福死亦流芳人以邪慝存心生罹顯禍死有餘孽往往而然若悉舉其事恐未能盡識故畧舉大凡著爲訓誡汝等敬識之

天命三年戊午閏四月壬午

上諭侍臣曰嘗聞自古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未有立志公誠而或失居心邪慝而反得者故

自上至下有立志公誠者謂之積善善旣積有不致福者乎居心邪慝而橫行暴虐者謂之積惡惡旣積有不受禍者乎凡滿洲蒙古漢人若去邪慝存公誠斯可受福遠禍已自朝廷百官以及萬民雖貴賤不同然禍非外來皆由自致何也天命之爲君不能修大業行善事以順天意而合人心乃溺志卑下卽於慆淫天必譴之基業廢墜矣君命之爲臣不能殫忠勤恪恭厥職而邪辟存心怠忽從

事君必罪之身亦不保矣至庶民行一不善之事則刑戮隨之所謂凡人之禍皆由自致者此也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聰明才智之人又能忠誠則居是國也如日月昭回衆皆仰焉若居心不善雖衆何益猶繁星然無光耀耳凡宅心公忠自求多福者雖孑然孤立亦能超羣葢人有令德其名必彰不獨本國重之即他國亦愛慕

焉縱有不善之人能改過不吝則賢者亦莫不稱許之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雖履艱危而心不移金之良者雖經煅煉而色不變良金與善人無異也善人宅志公忠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誠有利也若存不善之念者以非分獲利可云利乎雖處事偶合亦幸耳儻善人已定之謀使不善者與聞一言僨事譬之終歲勤動

樹藝黍稷壞於一朝之氷雹也詎不惜哉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果優於智慧雖無力亦有力矣縱有勍敵焉能勝之夫優於智慧之人預大謀決大事能言衆人所不能言及聞賢哲之言即能會悟如是則羣賢莫不稱許之使若人者遭逢令主將庶事修舉進於至治無難矣

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人之無德者能效法有德則惡念何由而生若匪僻是尚恣意爲之則善行何由致乎愚闇之人不悟賢哲告誡反惡其責已雖有善言罔知聽受尚可以爲人耶

甲寅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知有過雖小必改不善者雖告之以過不改也故善人偶有過誤必猛省而自修焉將善心因之增益矣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能常懷遠慮容受直言以公忠之心勤劬效力以事其上則卑者可尊疎者可密而令名克著如風聲然四方皆聞之矣夫人誰不樂善旣聞之有不傾心者乎

是日

上諭侍臣曰人雖樸魯而立志公忠則上之人當倚重之公忠之人遇人有過必盡言規諫若儇巧之徒雖問之亦不告也至於愚人遇才藝者不知加惠無益之人反加惠焉彼無

亘者受人之惠曾不知報猶播種於磽确之地必不能多所穫矣

天命十一年丙寅三月丙午

上諭羣臣曰朕所籌慮甚多也或朕心倦勤怠於治道歟或國事安危民情甘苦未能體察歟功勳忠直之人或倒置歟吾之諸子果效朕所爲盡心國事否歟臣工果勤於政事否歟朕所籌慮者此也至於敵國情形又所深念當此晝夜計畫時有可與言可與謀及

勇於行陣者欲進斯進可也可與言者告以朕意俾伊亦抒所見以對其勇者聞朕言俾從而識之蓋論出恒常每及道要語由粗畧可喻精微也或有其人既不能言又臨敵無勇徒仰視朕面坐聽朕言殊增鬱悶耳彼之才彼之行朕皆知之欲面斥恐其難堪故不言也諺云一人善射十拙者隨之彼安享賢人創治之基坐分勇者俘獲之物何不如莠之借蔭於苗自遂其生乎數至朕前何為也

大淸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
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二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
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三

經國

乙卯六月葉赫將

上所聘女許適蒙古泉貝勒大臣聞之請發兵往征

上諭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蓋此女之生釁所由啟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喇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搆怨

相繼滅亡是此女召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啟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得此女徒致不祥即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大臣仍欲興師堅請

上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早已洞徹事機釋然於中置諸度外以息兵勸汝汝等何反堅請不已耶吾無憾汝何

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衆也遂令將
調集馬匹撤還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
未一年果亡諸貝勒大臣又請曰此女
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十年
因明衛助葉赫葉赫恃其勢遂與蒙古
今往征明國宜也
上又不允曰明以兵越境而衞葉赫天鑒不遠
我姑俟之蓋葉赫與我自爲滿洲之國明既
稱爲君臨各國卽爲天下共主自應辨别是

非審量而後助之乃恃勢横行抗天意反以兵衞天譴之葉赫試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義伐明
天必祐我
天祐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畜產何以養之若養其人民畜產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耳
天命四年己未四月丙辰

上諭諸臣曰今戰馬羸瘠須牧以青草俾之壯
宜於近邊之界屯田築城界凡設兵守禦以
衞農人於是
上西行示築城基址擇曠土以牧馬焉
天命六年辛酉三月癸亥
上集貝勒諸臣議曰
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
我國耶貝勒諸臣俱以還國對
上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

城敵且復至據而固守迴遭百姓必將逃匿山谷不復爲我有矣舍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害之區天旣與我卽宜居之

貝勒諸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迎后妃

諸皇子

天命七年壬戌三月已亥

上集貝勒大臣議曰我國家承

天眷佑遂有遼東之地但今遼陽城大年久傾

圮東南有朝鮮北有蒙古二國俱未弭帖若
舍此征明恐貽內顧憂必更築堅城分兵守
禦庶得固我根本乘時征討也貝勒大臣諫
曰舍見居之城郭室廬更爲創建毋乃
勞民耶
上曰今旣與明搆兵豈能卽圖安逸汝等所惜
者一時小勞苦耳朕所慮者大也苟惜一時
之勞何以成將來遠大之業耶朕欲令降附
之民築城而廬舍各自營建如此雖暫勞亦

永逸已貝勒大臣皆曰善遂築城於遼陽城
東五里太子河邊創建宮室遷居之名
曰東京
天命十年乙丑三月己酉
上欲遷都瀋陽貝勒諸臣以歲荒食匱諫阻
上不許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鼻渡
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
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於渾河蘇克蘇滸
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爲薪不

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獸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籌此熟矣汝等寧不計及耶

任大臣

天命八年癸亥正月戊戌

上諭諸臣曰朕於八和碩貝勒設大臣八人副之者欲察其心也誰則以已之事人之事視爲一體而公以持論誰則於己之事非是不自引咎而變色拒諫爾八大臣公察之知其非即直言責之不受以聞朕設爾等之意此

其一至於國事之何以成何以敗當深爲經畫有輔弼帝業者則稱其堪任而舉之有才不勝任者則指其無能而劾之此其二總兵以下及諸武臣凡行軍之事宜謀其何以得何以失若野戰須何器具若攻城須何器具凡應用者修治之能將兵者則稱其能不能將兵者則指其不能以聞於朕此其三若不肖者不降不革則惡無以懲賢者不舉不用則善無以勸爾等果能經理國事各得其宜

則朕所生子孫之多所設臣僚之衆皆有益於國朕之心自泰然而愉快矣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壬辰

上諭諸臣曰大臣身秉國政當於國政之何以得何以失悉心籌畫始克副倚任焉今庶事各有專司誰則肩荷乃職殫力治理誰則怠忽存心罔修職業若此者宜稽察之爾等執政大臣誠自矢公忠毋畏難毋懈惰詳爲稽察則所屬各員皆則而傚之不待誡諭各勤

乃事矣若爾等心懷邪僻躭逸樂畏難而懈惰焉則屬員效尤悠悠忽忽雖誡諭若罔聞矣爾等知有公忠之人雖仇勿隱蔽焉當直指其善知有姦慝之人雖親勿愛護焉當直陳其惡蓋公忠之人當國家締造時身歷艱險創立功名輔成大業固當身履榮顯澤及子孫姦慝之人當經營國事之日借端委謝避害全軀逮國運昇平反欲先蒙其利此宜預設防維毋使遂其巧詐夫國豈常憂患必

有安樂之時惟能憂其憂者乃能樂其樂也

用人

乙卯十一月

上諭羣臣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過於正大也卿等薦人勿曰吾何爲舍親而舉疎也當不論家世擇其心術正大者薦之不拘門第視其才德優長者舉之凡爲政卽一才一藝之士猶爲難得若有其人堪輔弼大業者急宜顯陟之耳

是日

上又諭羣臣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爾諸臣敬念乃職凡有賢才可任國政者知之勿隱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多量能授職倘治國治兵經理乏才何以濟事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軍才優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諳得失嫻習儀文者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位

是日

上又諭曰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即有所不知有所能即有所不能故臨陣勇敢者平時未必見長而平時練習庶事者戰陣又未必奏功也自後用人務各隨其材焉

天命元年丙辰五月庚午

上諭侍臣曰用人之道隨才器使有善於征戰者即宜用以征戰不可私事驅使若機密之地必擇謹慎端方者處之辭命之任必擇言論敏達者委之凡有任使俱因人酌用可耳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庚子

上諭侍臣曰有德不舉賢者不居其國譬之棄美珠而取頑石藏珠者不至也與匪人居必急遠之乃安其行不踐言者亦勿與交欲立大功當勤求良友而交之有純善之心純善之言二者兼之則諸事易成而衆心協矣

是日

上諭貝勒諸臣曰人君用人治國宜擇賢而有識者任之若既膺此任不逮其初非眞能公

忠人也臣之良者入而對君陳嘉謨焉出而治事公聽斷焉居則職業思盡動則措置有方奉使於外又能申明約束焉凡有委任克公克謹無所悖違若敷對上前則直陳所見至衡量人物賢則賢否則否無所徇飾苟有利於君國身家非所愛也勤勞非所恤也如是則上下協和庶事修舉而君亦嘉賴之矣

求直言

癸丑正月

上諭衆貝勒大臣曰爲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誠立法布令則貴乎嚴若心不能公棄良謀慢法令之人乃國之蠹也治道其何賴焉凡吾所言安能盡當如未當汝等勿面從予一人智慮有限豈諸貝勒大臣衆論皆無足取乎汝等各有所見其盡言毋諱

天命元年丙辰正月丙子

上諭諸貝勒曰凡貝勒以忠誠事君奏對之間無有大於盡言規諫者貝勒既盡言規諫人

君能聽而受之斯善矣夫事方興而即諫者
上也事已定而後諫者下也至於知而不諫
非忠直之人也進諫者凡應奏之言有聞即
以入告則治道有不禆益者乎

典文治

己亥二月

上欲以蒙古字製爲國語頒行巴克什額爾德
尼扎爾固齊噶蓋以未能更製辭

上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

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爲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製字爲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爲易耶額爾德尼噶蓋對曰以我國語製字最善但更製之法臣等未明故難耳

上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爾等試書之何爲不可於是

上心獨斷將蒙古字製爲國語創立滿文頒行
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
崇教化
天命四年己未六月丙辰
上諭侍臣曰爲國之道以教化爲本移風易俗實爲要務誠亂者輯之强者馴之相觀而善姦慝何自而逞故殘暴者當使之淳厚强梁者當使之和順乃可幾仁讓之風焉舍此不務何以克臻上理耶

天命五年庚申正月庚辰

上諭貝勒諸臣曰國家建立制度經理得宜則民皆效順競趨於善行而莫之禦撫有大國者苟能覃敷德政廣諭善言遠邦之人自遜聽風聲爭先歸附矣人君既以治國之務委任貝勒貝勒亦當宣布德意助興教化以仰副君上之信任也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寅

上諭侍臣曰人之善者於人無所不愛不善之

人雖有功於已者亦皆虐使之愚者以倖得貨財爲樂賢智之流必推與及於衆人乃爲樂也故有德之人乃能好德無德者焉知好德乎譬之於蜂乃知愛花若蟻蠓之類雖有芬芳不知愛矣與善人相接偶當傾蓋亦受其益若與不善人相比暱則愈久而愈受其損矣

甲子

上諭侍臣曰人之無良者雖勤加敎誡欲其同

歸於善終不可得猶以水濯炭終不能使之白也蓋彼之存心既不能善而於善人懿行又不肯從惟求有利於己耳似此甘自暴棄之人誰復與之爲友耶

天命八年癸亥二月乙丑

上諭侍臣曰人君之心能貞固不二感召天和風雨時黍穀登民安物阜則永保天位世祚綿長凡爲民者能持敬謹之心罔干國典急公奉上孝悌力田則獲福而家道昌矣

六月甲戌

上諭蒙古歸附諸貝勒曰凡汝等居我國結婚姻立家業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爲畏也朕因汝等遠來附我憐恤汝等妻以女俾各遂室家之樂豈令汝受制於女乎朕嘗聞蒙古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以女妻侍從中賢者及大臣每陵其夫擾其國若諸女中有如彼之人陵其夫俾生嗟怨汝等勿輒以暴橫相加必告於朕罪至死誅之罪不至死則廢之

更以他女妻焉倘諸女不賢不奏聞咎在汝等奏聞而不加懲治咎在於朕凡有所艱苦毋諱各以其情直告可也

勤修省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人有告以善言反生畏憚不願聽聞乃甘於自棄者也其敗必速若勉受善言而謹識之是勇於從善不欲自處以庸流也將由賤而貴由卑而尊爲益亦無窮

已故人主凡遇災變當益加修省毋爲飾辭
蓋上天眷佑垂象示儆若人主徒飾虛文罔
修實政非所以善體天心也茲國家無事之
時更宜登進賢良勤求治進弘敷善政愛養
人民及時修德行仁而後可以創業垂統若
溺於晏安習於卑細其何以承
天休命垂裕後昆耶凡我子孫臣庶尚其懋勉
哉

節儉

乙卯十一月

上出獵時雪初霽恐草木之上浮雪霑濡乃褫其衣侍衛卜揚古及雅喀木從見而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惜此衣耶

上聞之笑曰吾豈爲無衣而惜之但徒被霑濡無益且與其使此衣霑濡於雪何如留此鮮潔者賜汝等吾躬行節儉微物必惜正欲俾汝等效法耳

愼刑

天命二年丁巳九月癸亥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君與貝勒於有罪之人雖縛執當急而誅戮不宜遽加必審思詳議而緩結焉蓋生殺之際不可不愼必平心和氣詳審所犯始末方能得情倘聽斷之官爭執事理而一人先怒不可因彼之怒而亦怒之若以先怒者爲非效彼而怒者亦豈爲是耶有能不與同怒而容受之則能容受者固巳

獨善矣倘先怒者自知其非轉而引咎則亦
同歸於善矣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凡遇應死應笞應罰之罪必追論
其功如係勤勞有功之人則當死者贖當罰
者免當笞者戒飭而釋之人之功罪宜令相
準亦有功雖多而小功雖少而大者更不可
不辨其由武功授職者必行間獲罪乃革其
官或他事獲罪勿議革俾自贖其不由武功

以他途授職者有罪則視其輕重或議降或議革焉

恤下

天命六年辛酉閏二月癸未築撒爾湖城工竣

上念築城夫役艱苦令犒以牛羣臣奏曰與其取諸公家何若征明以所獲牛畜給之

上御殿集貝勒諸臣曰朕以人君無野處之理故築城以居夫君賢而后有國國治而后有

君貝勒貝勒而后有民民安而后有貝勒故天作之君恩養其下而下敬其上禮也至於諸貝勒宜愛其民民宜尊其貝勒即一家之中爲主者宜恤其僕爲僕者宜敬其主如其僕以力耕所穫供其主而不敢私其主積有財物亦贍其僕而無所吝如此則上下相親天心悅人情和無往不善矣夫築城所用木石豈出於築城之地耶鑿石於山採木於林長路轉運旣已疲矣況又版築興作其勞益甚

今爾等吝惜己財乃爲此言不知征明原以
伸大義奉天而行若爲築城犒夫之故而畧
取其牛甚不可也言方竟適有梅勒額眞副
將博爾晉後至
上問曰汝適安在徒步來耶何喘息不寧也博
爾晉對曰自築城所來
上曰爾輕身行憊如是彼輓運與築之夫寧不
勞乎遂計夫役賜牛併以食鹽給之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三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四

輯人心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乙酉科爾沁奧巴台吉聞蒙古察哈爾林丹汗欲興兵侵之以書乞援

上報奧巴書曰爾借兵多多與爾若少少與爾勿過憂也然兵不在多寡在天而已凡此各國皆天所命以衆暴寡天豈容之但堅爾城

郭據城堵禦察哈爾不能拔必退否則或敗而走國且危即不敗知爾國不可得亦不復侵爾可安處無虞矣昔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汗侵輝發國時輝發兵五百帶甲僅五十人與戰察哈爾不勝而回遂不復侵此非明驗耶至兩軍野戰譬如投骨之戲或俯或仰勝負難必兵寡而欲出城野戰者其人必怯便於自走耳慎勿從必據城以待伺其力攻不克而退然後乘機出戰以制勝者始爲大

勇耳汝若欲與之盟好以幸無事則汝科爾沁貝勒等先曾與察哈爾土門札薩克圖稱和好矣其至於今察哈爾喀爾喀棄絶盟誓數侵掠汝豈汝等曾有罪耶今雖再欲與和以幸無事彼既蓄意侵害矣汝等即無罪彼遂已乎明朝鮮烏喇輝發葉赫哈達暨我滿洲國若無城郭蒙古豈令我等安居哉惟恃有城郭故耳尋林丹汗來侵奥巴台吉
上命三貝勒四貝勒等率兵救之林丹汗聞我

國兵至解圍遁去
天命十一年丙寅五月丁巳聞蒙古科
爾沁部落奧巴台吉等來朝
上出城迎十里許御帳殿奧巴率賀爾禾代台
吉拜思噶爾台吉朝見畢奧巴等獻紫
貂皮貂裘駝馬因曰我等所有之物悉
被察哈爾喀爾喀掠去無堪獻者
上曰彼二部落原因貪得而來掠汝不待言也
今爾我無恙得會足矣張筵宴勞畢各賜鞍

馬冠服諸珍異之物奧巴喜曰今
皇帝所賚明日仍取還否吾喜甚未信殊以爲
異
上曰此微物耳何足論此後凡以物與汝者或
係隨意持贈其物未必甚佳汝若見諸貝勒
中衣服器具之佳者請之當不爾靳也遂偕
奧巴等入瀋陽城恩禮甚厚尋以弟達
爾漢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之子圖倫
台吉女妻之至六月戊寅

上宴科爾沁台吉奥巴賜號曰汗
上曰爲惡而蒙天譴國乃敗亡爲善而蒙天祐
國乃昌熾總之主宰在天也察哈爾汗起兵
侵奥巴台吉天祐奥巴獲免於難來歸附我
朕仰承天意賜以名號當察哈爾兵至時其
兄弟屬下人皆遁去獨奥巴台吉奮力
拒戰故號爲土謝圖汗兄土梅號代達
爾漢弟布塔齊號扎薩克圖杜稜賀爾
禾代號青卓禮克圖復賜鎧甲及四時

衣各種銀器雕鞍蟒幣布帛等物有加
通下情
天命五年庚申六月庚戌
上曰凡有下情欲訴者恐不得上聞可樹二木
於門外其有欲訴之言書而懸之於木俾朕
覽其辭晰其顛末而按問焉由是事無鉅細
悉得上達
睿照所及民無隱情
明法令

天命元年丙辰七月己巳

上諭議政大臣五人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毋得訴於諸臣之家其有私訴者曾付以鞭索俾執而責之前以大臣額亦都巴圖魯有私訴於家者不執送已治以罪茲更加申諭傳於國中凡貝勒諸臣有罪當束身靜聽任公斷有執拗不服者加以重罪其束身靜聽者如例審斷凡事俱五日一聽斷於公所其

私訴於家者卽當執送有不執送而私行聽斷者亦如額亦都治罪

天命四年己未二月乙卯

上諭羣臣曰今有人懸書於門自稱其才可統馭千萬人第不用耳夫果有統馭千萬人之才衆豈不知之亦豈不舉之又有人焉才旣不能馭衆惟驕語於人曰予曾臨敵受傷夫受傷之人已按傷加賞更復何言如伊拉喀者統馭無能反以不加優擢妄生怨望故置

之死羅木布特爾孫雖長於戰鬬而沉湎於酒無馭衆才不過匹夫之勇耳何堪信任又如張球武大海者屢經戰陣未立寸功反云試我後效彼謂後此効力誰其不効力者將誰欺耶以此誅張球而武大海以新附之人姑宥之嗣後總兵以下諸將佐有不能奮勇當前反生怨忿者卽行奏聞茲承

天祐肇造丕基有仍蹈前轍者必致亂我國家殺無赦

天命七年壬戌二月壬午蒙古兀魯特部落明安等凡十七貝勒及喀爾喀各部落台吉率軍民來附

上御殿宴勞之

諭曰我國習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賢而善者舉之不遺悖且亂者治之不貸以致盜竊潛消暴亂不作拾遺於道必還其主習俗如此所以獲膺

天眷爾蒙古人所持者念珠所稱者佛號而不

息盜竊之風遂遭天譴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於國今爾等既歸我賢而善者嘉其賢而優禮之即不能之人亦因其歸順而善遇焉今而後愼勿萌盜竊暴亂之心倘舊惡不悛國法不汝貸也

天命八年癸亥六月丁亥

上諭曰總兵以下備禦以上世爵之臣果各敬守乃職夙夜殫心以奉國家朕視之如子誠有益矣若晏安自便存心怠慢玩忽天紀朕

視之如子竟何益哉爾等共襄大業宜殫力焉我國之中漢人蒙古并他族類雜處於此其或逃或叛或爲盜賊爲姦宄者其嚴察之衆果嚴察則羣小不敢爲亂國有不治者乎國治則朕心安豢養汝等誠有濟矣若羣心怠慢察之不嚴姦人伺間而起國之亂也由此國亂朕心不安將豢養汝等何益哉從來惟開創爲難耳今任以所創基業而汝等不加敬慎更有何者報朕養育恩耶

天命十一年丙寅七月乙亥

上諭貝勒諸臣曰朕心公而法嚴有功者必賞雖仇不念有罪者必懲雖親罔恤以是為是以非為非故蒙

天眷祐遼東之地盡畀於我明主棄前盟開邊釁遂致天譴喪師失地今爾貝勒諸臣倘不以公勤為心國之忠邪莫辨盜賊罔察使典章淆亂法紀廢弛則

上天賜朕之福祚自爾等虧損之矣朕豈肯徇

爾等所爲而易其欽若
昊天之初心耶朕仰承
天意悉秉至公爾等所行匪僻其咎自歸爾等
推爾等之意以爲國人衆多稽察難徧不知
一國之衆以八旗而分隸之則爲數少矣每
旗下以五甲喇而分隸之則又少矣每甲喇
下以五牛彔而更分隸之則又少矣今自牛
彔額眞以至什長遞相稽察各於所屬之人
自膳夫牧卒以及僕隸靡不詳加曉諭有惡

必懲則盜竊姦宄何自而生哉夫惟已不正
乃不能察人耳已既正矣復何所畏忌而不
稽察以舉發之乎或屯戍更番之兵及離隊
伍獨行之兵有刼掠漢人竊其畜産奪其薪
木掠取其衣服者何不各據所見聞卽爲舉
發今滿漢既爲一家若以漢人爲新附恣行
刼掠是殘害我降附之國人也似此蠹國之
人可不稽察之乎且爾貝勒諸臣及滿漢各
官嘗有誓言惟君所賜予及所應得者則受

之至民間財物雖分金尺帛必不妄取今八旗中孰賢孰否各牛彔下孰賢孰否其詳察之若互相隱蔽不舉被人訐發固山額眞牛彔額眞俱罪

鑒古

天命十一年丙寅正月己酉

上諭諸貝勒曰上天覆育萬物公而無私非者非不以國大而庇之是者是不以國小而棄之嘗觀歷代帝王其初每苦心志勞筋骨備

歷艱難而後得成大業虞舜躬耕歷山克盡孝行遂聲聞於天而登帝位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奮力行間躬定禍亂遂有天下金太祖服事遼主幾被誅卒能奮志修身收服屬國滅遼稱帝明太祖蚤喪父母棲身佛寺歷盡艱危卒成帝業此皆天眷有德不以微賤而棄之也周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及幽王寵溺褒姒紊亂國政西周以亡秦始皇雄據西陲吞幷海內築長城防禦

邊界信方士訪求神仙自謂一世二世以至
萬世傳之無窮乃恣意暴虐二世而亡宋徽
宗招納叛臣搆兵啓釁爲金所敗父子被執
身死於外金主完顏亮違悖天常荒淫不道
獲罪於天卒被篡弑元順帝不畏天威不治
國政疎斥賢能信任姦慝致盜賊蠭起國祚
遂亡此皆天厭凶德不以國之大而且强以
庇之也今明之君臣自恃强大蔑視
上帝任意生殺妄啓釁端助葉赫侵我疆圉燬

我廬舍奪我禾稼肆虐無已朕用昭告
皇天興師征之猶不悔悟其非自謂以强制弱所向無敵不知是非自有天鑒固不在衆寡大小也觀古今典籍國雖大而曆數將終則君臣庸闇紀綱倒置至於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祥洊集民物蕃盛寖以昌熾總之皆由天也今明災異疊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天之罰矣縱國大兵强豈足恃乎夫人能引咎修德者上也文過飾非者下也

後世子孫宜法前代之所以得鑒前代之所以失遷善改過上合天心則可以永享鴻祚矣

賞功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壬寅

上以克取遼東

御殿召集羣臣大陳筵宴

上親舉金卮徧賜以酒又各賜衣一襲衆臣欣

承寵賚皆叩首謝

上諭之曰明之國最大也尚以爲不足而欲幷
人之國故喪其師明之土最廣也尚以爲不
足而欲奪人之土故喪其地此皆
天厭明而祐我也賴爾諸臣攻戰之力仰承
天眷故朕及爾等得至此地酒一巵衣一襲爲
物幾何豈足酬勞哉但念爾諸臣宣力疆場
勤勞王事茲集殿廷用伸懽敘以見朕心嘉
悅而已

昭信

天命五年庚申正月丙申

上與喀爾喀五部落貝勒盟後有把岳忒部落台吉索凝屬下一人及扎魯特部落寨桑偰痕屬下一人來歸

上曰來歸之情誠爲可矜但盟誓之言尤不可背遂不納各還其主

誡逸樂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子

上諭侍臣曰愚闇之夫躭於逸樂不致力修德

凡言之有益無益皆不能辨憚於聽受即聞善言亦不默識深思惟圖晏安自便此豈人類也耶愚者羣聚縱爲嬉遊耽於宴飲習於謔浪至賢哲當前則引故而却避之若委以正務則諉謝而不任焉此亦非人類也出獵行兵之事漠不經心而甲胄弓矢不加修治所修治者宴會時服飾而已此等之人與無足比數之婦人等耳所謂愚闇性成人所擯棄當爲切戒至爲婦人者不治其家不順其

夫而干預外事亦失其爲婦之道矣有家者
竝宜戒警也

謹嗜好

天命六年辛酉五月壬寅

上諭貝勒諸臣曰凡人溺於匿僻不自省改猶
大厦將傾而坐其中懸崖欲崩而立其下也
爾貝勒諸臣若驕恣不遜則自喪其德過失
不改則自辱其身陵侍從虐僕隸則祿不保
不善如此必無告以善言者卽已有一言之

善人且不聽欲求賢哲之助何可得耶縱令得之亦必不能受其善言而敬識不忘如此則禍患必叢集其身矣

天命六年辛酉七月甲寅

上諭侍臣曰凡人於才智有德之人不就而效法者以薰染於積習深耳否則秉彝之好人所同具何憚而不效法耶貨財已充而不衣不食必陷溺而成癖矣不然不衣不食何為哉夫人福澤既盡則不善之心生家道將衰

則不肖之子出君子福積於躬隨所居而吉隨所遇而善惟其積福遂以召祥若不勤於所事憚勞苦是自棄其治生之道也譬之沃壤不勤耕治嘉穀豈坐穫耶賢哲之人雖遇小事必從容籌度以底於成凡事能好謀而成則衆皆悅服若放逸此心惟物是嗜則必取憎於人矣既具賢哲之性又常存敬畏斯惡念無從而生倘惡念偶萌宜急遏之待其形著於外衆皆知之悔亦無及矣至於取友

者既知其惡而復與之友亦必非善人也

是日

上諭侍臣曰書云心逸日休心勞日拙此言良是凡人於貨財誰不愛之愛之而獲長享者誰耶人之遭逢或吉或凶皆由前定何不安於義命而勞心以妄求耶

天命十年乙丑八月癸巳

上因諸臣及國人中有嗜酒者誡之曰爾等曾聞古來飲酒之人於飲酒之中得何物習何

藝有所裨益者乎飲酒之人或與人鬬爭以
刃傷人而抵罪者或墜馬傷手足折項死者
或爲鬼魅所魘死者或縱飲無節死者或顛
仆道路遺失衣冠者或失懽於父母兄弟者
或因使酒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流於汙下者
朕屢聞之矣況此酒饑者飲之弗飽也何不
陳設餺飥炊黍而食之同爲黍所造耳爲酒
則能傷人若餺飥若炊黍則能致飽焉乃不
食可飽之物而嗜此傷生者何爲也愚者飲

之喪身賢者飲之敗德且獲罪於君以及貝勒大臣被譴罹刑皆由於此即一家之中夫飲酒取憎於婦婦飲酒見惡於夫下及僮僕亦不能堪而去之矣飲酒亦何益哉昔賢云藥之毒者雖苦口能却病焉酒之旨者雖適口能召疾焉讒諂之言雖悅耳違於義焉忠諫之言雖逆耳協於理焉則酒固宜切戒也

遂書之以頒於國中

大清太祖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聖訓卷之四